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三至一百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鰲圖

湖廣通志卷一百一十三

藝文志

序

皇清

重修漢陽府志序　　吳正治

郡伯陳公來守我漢土也甫數月政修事理以舉廢

為挈挈詢爾邑圖冊慨郡志之漫漶垂五十年所矣

遂力請修舉廣開邸幕會諸門下士覃精畢慮五閱月而書成葢己酉仲夏也適不孝正治抱先人之痛持服歸里門公儼然顧問徵不文之言以紀其畧嗚呼苫土餘生目斷心摧其曷敢辱命固辭不獲謹受簡而為之序序曰郡邑之有志其古者列國外史之遺乎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匪獨飭吏事侈見聞而已以謹天時以察地宜以修人事法戒取舍移風易俗胥於是乎在誠重之也郡始志於雪航趙氏修於

故明嘉靖暨萬歷之癸丑迄今里人傳誦必以朱侍
御蕭司成兩公所鑒定為標準言文行遠豈不難哉
顧編輯於有明之中晚猶易而考信於
鼎興之際為難今立乎
泰運方隆之日以求勝國之遺事則所見異辭所聞異
詞所傳聞又異詞且賢者以舊章蕪没為疚心而不
肖以湯滅先檢為快志比年以來或以此疆爾界為
將湮或以殘編斷碣為非據積漸而往有馴至於為

姦為僭為宄為濫一切縱情任意而莫之釐正無論
薦紳士大夫患之牧伯長吏為人心風俗計者率出
於此又況沿革損益酌盈劑虛有與時為推移者乎
公一旦萃五閱月之覃精畢慮以上下於五十餘年
之間裒採舊聞捃摭往牒以令甲耳目之所覩記兼
里巷故老之所傳聞經緯錯綜典章明備其所以紹
前模而示來茲志之能事備矣余不敢覼縷具論論
其切於時而為慮遠其言水利言漕輓則源流委嘶

利弊筴陳鑿鑿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饑而藥石之可以攻病孜學田之故籍正閱武之遺址嶄然如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遊焉以及增武畧以謹不虞詳謡俗而戒侈靡則又緦緦然持盈保泰之思矣嗟乎三代而下言吏治者類以矜才炫智簿書期會為能事公意不在於刀筆筐篋而在徵文考獻不爭一時一事之聲名而爭百年畢世之規模公其以濟世兼持世者與雖然更有進焉楚幅幀廣袤數千里大江以

北漢為首郡省會以漢郡為眉目而郡又以漢口為眉目客處浮於土著先達猶引以為患今者以數萬不耕不織不賈不商之民散踞於四通五達省會肘腋之地挾艀艋為資生棄鄉井如涕唾徵斂傜役之所不及施而黨正道徇之所不得喻去之則流冗可憐留之則龎雜足慮其將如之何哉是則公以附註之微言而壓綢繆之苦心也乎讀斯志也尤不能不瞿然動色也已

送蕭文超還漢陽序

熊賜履

正學之不講也非一日矣予不揣庸劣思以藐然之身整頓於煨燼澌滅之餘而日求所謂道合志同相與有成者庶幾旦暮遇之而猶或寥寥焉甚矣予之寡助也蕭子文超予同學友也自戊戌春燕臺晤語後一别幾十年丙午夏蕭子以卒業太學復遊於京華蕭子不予棄時過予邸中擬議探討一究其學問之指歸至於儒佛之邪正朱陸之異同尤不憚詳擇

而明辨焉紙屏問答尺牘往返凡予之所欲言而難為言或可言而未易深言者無不可與蕭子深言之而蕭子之所欲不言而不能已於言或不欲不言而更不能已於深言者似亦僅可與予深言之也然則蕭子之於予謂非志之同道之合相需之殷而相契之深焉不可也今年秋蕭子將歸里門閉户空山潛心著作以盡斯道之底藴與天下後世共之而予猶然匏繫國門風塵逐逐者也嗚呼斯文剥落大道日

漓予之臨岐悵惘豈徒朋友之聚散云爾哉雖然予固以直為道者也迂戇狂愚無所比數今溳水之陽有楊子恥菴丁子二漁羅子八書皆予十年老友也倘得結廬溳上率三兩童冠歸老名山相與共成其所志焉予也其亦將有以自處矣蕭子行矣風清北徑月照程臺蕭子其過我於雙峯大悟之閒可乎予固不羨蕭子之獨往蕭子固無事悵予之獨留也蕭子行矣溳川三子學同乎予者蕭子見之如見予而

予於蕭子之去則無復更有蕭子其人焉甚矣予之寡助也嗚呼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予固不敢負蕭子蕭子忍負予乎哉蕭子行矣予可以無言矣

耿公祠會講序　王發祥

聞之古人之為學也必有常師有常師則其道尊古人之為教也必有常所有常所則其心安此大學小學之設所以化民成俗養育人材者大約始於為士終於為聖教學有相長之功而國家收樹人之報也

後世學宮雖設名存實亡求所謂胡安定海忠介者亦鮮其人雖有善子弟不過誦帖括取科第而已聖學蓁蕪而人心竒邪已如江河之日下而不可追矣余兹於黄安專祠㑹講一事而重有感焉往者天臺先生督學於吳建崇正書院聚所屬髦士而躬教之迄今講義語録吳人奉如蓍蔡余向讀其書慨慕其為人未嘗不三致嘆於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夫先生為兒童時即知學聖人而其後卒如所志不由師傅

默契理奥非所謂豪傑之士耶今諸生登先生之堂入先生之室睹先生之容貌與其車服禮器私淑先生以為師朔望得羣萃而聚講焉聞正言見正事而又有鄉先達與學博士暨其後人之賢者耳提而面命之較之先生之時其成材也更易易矣曰今約法既立期會既明余又何必贅辭則請以數言志勸爰進諸生而詔之曰爾諸生於大學小學亦既童而習之長而講貫不輟是程朱諸夫子内聖外王之旨窮

理居敬之要約畧備於此矣所患志之不堅講之不力或失則怠於是有半塗而廢者或失則偽於是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雖得之必失之矣余願諸生一以先生為師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勿以虀鹽易心勿以富貴改操亦如先生之願學聖人而後已焉黄邑一隅且將為世儒宗余其拭目以覩厥成爾多士其勉之毋忽

太和山志序

王新命

時維康熙十有九載庚申歲新命奉

勅諭來撫楚北維時寇氛未靖三户弗寧徵芻輓粟羽

檄紛馳予承

嚴綸駐江陵料理軍實逾年滇黔底定武功告成繼而

班師絡繹近且

禁旅南駐予往來郢鄂遥指太和山在封内相去千里

無緣登謁兹均州王守以山志請序於予予惟寰宇

名山五嶽最著望秩之典紀於虞書而禹貢載高山

大川敷奠具詳迨郭景純山海經捜採亦悉乃兹山之名獨不概見直至唐宋元明之代因 真武帝君而山始名何藴之久而顯之遲歟説者謂非 真武不足以當斯山故山以武名夫以 真武之神靈何不顯於秦皇漢武封禪之朝應黄龍寶鼎之符瑞躋七十二家之盛必遲之又久而赫奕立峙者何也予觀道家書所言先天始炁太極別體則 帝君之神早已降真運化於皇黄之間而兹山自開闢以來亦

早已卓峙於宇宙太和傳道之語適　帝君與玆山作合耳況　真武位居乎坎正北方之卦也玆山在翼軫角亢之下盤旋乾兊之位而神則負坎抱離憑依於此殆居天地之中宣水火既濟之用以契太和以祐民物視五嶽之各鎮一方者其功尤普積之厚而被之遠太嶽之名固不爽也詎如黃龍寶鼎之侈符瑞於一時者哉然則烏容無志楊衆議王州守一以闕西名宿一以臨川才筆力任斯舉苦心纂輯山

靈面目星躔度數殿宇人物瞭如指掌即無緣登謁者展閱一過恍如覩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勝矣當今文德覃敷之時蒐羅天下遺書金匱石渠炳炳烺烺在

廷諸臣纂修

國朝會典檄取各省通志楚為郡一十有五為州一十有六為縣一百有七南北協修通志一書三長未備一時未易猝成均州僻處一隅而茲山之志裒然成

集且成於軍供鞅掌之餘夫非山靈有以感召之耶而予更有進者楚民疲敝之後水旱頻仍人事固當修舉尤藉太嶽之靈發太和之氣驅疵癘而召貞祥俾民和年豐太史疊書大有更所禱祀而求者也因序志而並及之

全楚文獻序

陳肇昌

昔杞宋無徵聖人惜焉文獻不綦重哉吾楚春秋以前其事不多見即楚書檮杌先賢嘗述之其書不傳

或傳非其故矣祖龍而下遐邈千祀自正史外有者
舊先賢諸傳曁有楚紀楚史楚寶諸書古今人物爛
然稱大備矣而考獻則詳徵文則畧夫古人單言剩
句苟其關於治忽當於理道皆可揭日月而壽江河
令其散佚無紀與冷風荒烟同歸於盡豈不悲哉楚
國山川雄灝人多光明磊落之槩尚氣節而恥唯阿
綱常名義斷然各行其是即至觸忌忤時有不惜而
其為文亦如其人落落成一家言絶不傍人籬壁當

其意匠獨造非特不茍同於世而已即楚人求與楚人同弗屑也故往往不驟為世所稱許而不能使其書之不傳自古迄今習性若一矣以獻論之循蜚以下祝融雲陽烈山皆起於南服自風后重黎下逮尹吉仲山甫浸尋而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隋唐宋明其間攀鱗翼躡風雲聲施史冊代有名人即不幸而遭梲杌放廢幽憂攀檻抗聲囓齒靖節如屈平唐介李庭芝張鎧楊漣諸君子可不為烈烈者乎孔孟既沒

道統中絶千有餘年濂溪出而火薪復續伊洛閩
皆奉祧馬學者推為再生仲尼自是真儒踵出雖統
系少分純駁不一要以明理衛道殊途同歸而已以
文言之著作家謂荆降而楚即不與王國會盟然自
沙邱肇都赫然稱神明之胄鬻子以匹夫為王者師
典墳丘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雖次之典鐸氏之
微雖佌傐勔勸閶闒負戴保守勿失若天球河圖然
左氏以傳輔經史家宗之湘纍以騷變雅言詞賦者

祖之無極洩千聖之秘蘊後此理學家即萬緒千言莫能軼其環内天地之大文又寧有踰是者乎其他稽史志採遺聞裒然以文章命世大校大家數十名家數百雖未獲執鞭弭與海内相雄長就楚論楚亦班班可述者也第刧火灰飛九成埋甕徵獻猶易徵文實難昔之作者詳此而畧彼或亦其勢為之也昌也寡昧而濫竽所至往往與文事相周旋前在嶺南既已蒐刻彼都文獻念楚為桑梓之邦尤不可任其

放失無徵不揣綿力博採旁諏上自邃古爰暨我
朝名卿碩彦潛德隱流莫不詳其素履掇其英華人
以代序集各單行題曰全楚文獻録考政事述人民
記土地志也　國有令憲當事者所務詳也不敢濫
也别善惡示褒譏備法戒史也
朝廷正厥賞罰於上館閣諸公載筆所宜慎不敢僭也
編次甲乙採萃遺書核品嚴文落華取實在楚言楚
此天下所共諒而有志者所務明也於以備輶軒而

獻

當宁且以俟諸博雅之君子其於張楚或不無微裨云

益陽汪大宗過庭録序　　金德嘉

潰水汪孝廉遠湄偕余庚子鄉舉嘗執手長安邸舍言呐呐如不能出口余知其君子人也余八上公車始舉於禮部雞聲茅店人跡板橋中間與汪子或遇或否而汪子竟以公車老矣孝廉之名實相副古今良難其人汪子内行醇篤宗族鄉黨稱焉余知汪子

之為人竊歎汪子之學為不可及嗚呼士有質而弗學而第以區區鉛槧雁行士大夫之林豈可得乎道州周先生紹魯鄒微言太極易通與聖經相表裏汪子之學其有所本矣夫經術明彞倫叙燕居深念筆之於書迨身殁而言傳即陵谷變遷而其言之可傳者自在天壤此其人又豈以生平之顯晦論哉汪子往矣有誨子庸言諸子彙而梓之曰過庭録余於是又歎汪子之家學為不可及也湖南北年家子每三

年省試一會於鄂渚殷勤道故以學問相勸勉猶有古風余序玆録惘然於存亡聚散之際然猶幸汪子不與骨而俱朽也紹衣纉緒審言諸子尚勉旃哉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序　習寯

至治之世師師濟濟必有忠清直亮之臣出則興剔利弊澤潤生民入則黼黻廟廊賛襄國事盖其人品卓犖學問宏深才與識俱超越尋常因而措之事業發為文章凡章奏文告皆其精誠之所貫注可以感

動一時遺法後世炳炳烺烺卓然不朽於天壤間也

恭毅公趙夫子清操介節受

兩朝之知遇歷官內外懋績丕著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四十二年公移節湖南湖南介黔廣

之交苗猺雜處號稱難治公至之日正己率屬宣揚

聖德凡事之有益於民者舉之不便於民者去之發奸

摘伏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教化大行楚南之俗蒸蒸

丕變寯時方弱冠為諸生聞公之名慕公之德惟以

不獲一見公為恨戊戌春始受知為門下士因得望見顔色其氣象則泰山巖巖也其德量則渾金璞玉也其言論丰采則純如藹如悉本天理人情之至當

丙午冬寯奉

命視學湖南過洞庭泝瀟湘歴楓門銅柱之險山陬水澨庸夫孺子無不思慕謳吟萬口如一夫非公政教之善感人切而入人深何以得此於民也楚人薈萃公撫楚時奏疏文移讞牘共二十卷間及涖浙與内

擢時所建白另為四卷凡公宣猷布化之績察吏安民之方無不具舉且顏之曰自治官書見公之精彊明敏無一不出自心裁而非假手於幕客之為也然則讀是書者豈惟覩公之政治文章云爾哉人品之卓犖學問之宏深與夫清操介節才情識見迥然異人之處亦庶幾恍乎遇之矣

湖廣通志卷一百三

湖廣通志卷一百四

藝文志

記

漢

黄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畆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

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嗚呼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隳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

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陵廟以顯神功

荆州文學記　　王粲

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為禮樂以復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伍業從事宋衷所建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

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湧亹亹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恊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苗不若屢摧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

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叙
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勲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
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

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

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
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
遂無復問津者

南北朝

西陵峽記　　　　　　　　　　　　袁崧

崧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古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
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成始信耳聞不如

目見矣其疊萼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槩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察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身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奇觀山水有靈亦稱知己謹記之於石

唐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覩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頀而

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无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情性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浪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

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易簡也上棟下宇無雕斲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則目素彩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當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山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

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枯毫以記之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竝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

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注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崖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兹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盡涯際西行幾千里未見邊陲當今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封君表作苑圃耳但苦當時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

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畫九峰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迹峰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并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右溪記　　元結

州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千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曲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旋激注林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郡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來

無人賞慶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立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勢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鄂州新廳記　趙憬

昔自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威福之重葢古之諸侯鄂在楚為國秦為縣吳為江夏郡綿歷至宋乃維八郡置郢為鄂隋氏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

舊制或為郡或為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處其城不恒今之州即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普如守之當判吳江漢之衝要為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以前四方無虞第據細戶衆寡等襄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後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尋州涉列將寄勲賢之衆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歷八年加觀察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上屬於江西國家姑務省官

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年十月乃命祕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使攺為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乃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鋭師以伐叛於襄陽既而克平九月就加散騎常侍防禦洎州如舊公之莅鄂也令茲四年以清德誠信為教化以至公深仁為字育則鄽閈里閭僑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

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縣是所防二千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方諸侯井賦鹽泉所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耀威武范陽君以智畧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於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艫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

為首存乎東壁大歷之後繼聲者宜司徒公為首遂列於座右也貞元二年四月十九日記

鄂政記　舒元輿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為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臨者茍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茍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為政顓以誠信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

恥且格自春到秋政與稼日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環視閭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間工勢大凹凸凸者頗險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開將佐序宇次第甚窄落州佐掾署亦窄落公正立戟閒指吏徒拆去陋屋南抵城牖下南面北

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門佐六掾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布等列霜戟洞啓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軍吏畢謁威容大修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為貴耶鄂之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蔡下公自得心識手閒畫之創新營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檐盈盈軒門對開欲

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目目不前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胷臆經營細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齊有乎則知公之為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廵封畧問遐邇亦若門門有公猶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勝公恵熙熙相賀自謂長庇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唁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唁

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擕壺漿簞食逾太行迎太行索險巇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患父母生我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思我遺愛使溢衢隘巷幾採敎化者聞必寓於風雅立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策遺愛遺患豈謝古人耶是必愈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

必為國瑞所至必為人福不顓在一人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斷石懼累公德但置録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厭塞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因以為民詳矣上黨新政方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褒述也

黄鶴樓記　　閻伯里

州城西南隅有黄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黄鶴還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

其聳構巍峩高標巃嵸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臨送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玉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僊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黄鶴時來歌城郭之竝是浮雲一去惜

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土洑鎮保寧記　　符　載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洑鎮相距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横注其下其餘控荆衡走楊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設險於吴楚也苟邊將不虎化為豺狼以一鼓之鐵一丘之木撑鬬鍵鑠絶流束隘則江介之盛吞八九

於鎮中矣在昔僭吳偏宗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可悉數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為淮西節度是鎮隸焉秦數凶戇昧憯王度乘先朝寛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拔扈之志而多割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泝於斯主守者乃高其門閎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强丐誣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内小人君子咸謂為蠻貊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

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㳂之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德宗震怒命宗臣曹王臯肅將天威詰誅暴亂節制江西之事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皆輟涕為笑㖃㖃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永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鱉不驚波辰之

下舊染汚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謁上郡帆次於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於時無衰斂於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吠犬之驚鳴戲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托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歟是知王者之御四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畧以德則固恃險則亡其猶影響耶況大夫寛仁恵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為約束萬夫知禁倚誠信為政令千里自化變我

澆俗寖為貞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指陶鈞心運動植嗤嗤横目知受其大頼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悦故為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符載記

黄仙師瞿童記　符載

朗川桃源桃花觀南岳黄洞源居焉有弟子姓瞿字柏庭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懐厭世之志大歴四年庚寅歲自辰谿來稽首宇下願隂道域廁役隷之

未位仙師以慈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孺給侍甚謹在
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暮仙師修朝拜之禮攝齋莊之
色焚香槌磬叩頭斂跽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
衰矣或往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
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靈睹雲氣草木屋宇飲食
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偕往仙師曰靈仙之府
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即爾也無何有丹
砂之役領至襄陽市闠闠之下齊人浩擾則瞑目不視

神氣醉泥返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樸散壞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履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説不敢以常僕僕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將逝屬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稽於戸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於鶉首復近于兹地焉仙師少加撫愛未即聽遣室有同學道士朱靈辯者恐童子精神懾懦為邪妖所攻將欲載丹符禦之童不懌

且多傲詞云他辰相見歲在降婁矣庭際有大栗樹遠
人不過數仞遂背行冉冉從樹旁滅没化去有聲隆然
如風飄雷震辨惟愕失次馳告隣落其四圍索之千巖
沈沈漠然無聲洞西行一二里有巨蛇威猛甚盛自道
中拖腹橫據勢不可近次至東隅見右足八指羅印於
地上折弱篠八枝縱橫插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覩
先是未潛景之日劃芝圃間獲珉石圓如五銖錢朗瑩
可愛跪而授師曰此秦客所棄棋子也幸加秘護後有

符契仙師靈辨狀之不昧惜向時無斷俛然發迹復睹故物其慚愧慕望者可勝言哉後經時白晝假寢幻罔而至備中樞衣之敬診其容態但以承事尊上為疲耳至於日者之約無替焉仙師以建中元年自武陵卜居於廬山紫霄峰下古壇石室高駕顥氣載弱歲慕道數獲踐履其域話精微之際得聞此事太息良久自感悟曰神逺人乎哉道逺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之氣生人之世百骸六臟非有乎卓然異色也以一誠之志唯

巖洞是慕彼秦人之宅尚得而往况仙師遁栖空山垂二十年根之以渾元守之以太和遺肢體寘耳目息歸於踵神舍於素窈窈冥冥中含至精方將入天地之門游化初之源磅礴萬物不見其朕豈鸞鶴之馭而滿其道歟門人先往而師資尚淹留塵世夭其意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多札瘥夭昏之患使布陰德大拯生命符三千之數耶弟子風波之民不能自拔泥淖繼芳金籍徒以區區文字紀其糟粕不亦悲夫然庶示於

好事者其為起亭之地耳貞元元年八月二十日符載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
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
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
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髙雲之浮溪之流鳥
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
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虚者
與神謀淵然而静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
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

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兹丘之遭也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

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摇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静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波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

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息壤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

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惟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斥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瘻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乃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

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
斯人惇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
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
苟為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
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
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
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
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

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與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裔不惟止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石俾知敎之首

遊黄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

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黄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黄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黄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組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遊者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遊觀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曠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為縣者積十數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兹邑逃逋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讙歸道塗迎賀里閭門

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音雞豚粿酳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玲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浮沈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

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
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
入則夫遊觀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
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
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

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木披輿攲側以入緜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愕目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剪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

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皆尨齒鮐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千載佑之

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得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初五日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奥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遊觀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賛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以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渠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逺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

取官之禄秩以為亭其亭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早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晨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於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

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渺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兹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奂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娱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鈷鉧潭記　　柳宗元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

上田貿財以緩禍于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黄陵廟記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經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

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元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者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舜之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

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恊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

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

余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宜城驛記　韓愈

此驛置在古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樓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

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
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
株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
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内處
偏高廣圓方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内之所也多
瓺可為書硯自小城内地今皆屬甄氏甄氏以小城北
立別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云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呂温

湖中七郡羅壓上遊右振牂蠻左馳甌越控交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危繫焉聖唐理雖偃革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部分刜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難其參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會之内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蹟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逸材奇略傲視而静荒寇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欝起而為國楨其餘馮郎中

嶷之之碩重房容州孺復之英達鄭評事洌張著作李

文之秀美洎張和州惟儉盧侍御澥佐我先大夫宣慈

明允實有成績是皆卓乎朝論清在人謡者矣元和三

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

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

陽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鑑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

侍御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

史河南穆君寂河内司馬君紆范陽盧君璠太常寺恊

律郎河東薛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賞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綷孔翠於春林邂逅翕然稱為盛府中行慼會知已竭其誠能黄鐘音韻調於嶰谷之竹大阿鋒鋩拭以華山之土其吟鸞鳳斷犀兕不足怪也竇氏伯季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温近守支郡且知故

實得請連帥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敢堅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

道州廳壁後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舉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媢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媢人春秋之旨盡委地矣

贊二十石者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申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漢書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道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號君子之清者涖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

其難乎余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抱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樂府美王融曰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眺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

丞筆先生貌於郢之亭每有往覯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於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

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襄州孔子廟學記　　皮日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漢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逺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

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衮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枝江縣南亭記　皇甫湜

京兆韋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録以直裁聽羣細人諧搆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池形高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作緣岸澁芰圓葮誕謾朱華接翠裁緣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淨鳥白赤洗翅窺喫纈霞縠煙旦夕新鮮泠淚喧啼怨柳情綿合君騁望逍遥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巳其寮其民日致欣遊成羣使纓嘆戀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

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曰
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異日
賦政千里總戎疆埸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
為作記刻於兹石以圖永久

湖廣通志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五

藝文志

記

宋

冦忠愍公祠記　王十朋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

太平興國寇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拆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於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為詞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為是傅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章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

吉凶禍福皆不能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為是邑時年方
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為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
言景徳澶淵之功尤為儁偉當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
以南則三光五嶽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鑾
輿一動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
與傅巖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
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
死天下至今哀之十朋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

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歎縣尉王寧孫者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祠之既成以其圖來有毛君起者令是邑集公詩百餘篇竝刻余詩以寄且請記之余平生欣慕公之為人每歎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耶公之事固余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古祠遺像廢而復興殘編斷稿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余而卒

成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

黄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

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

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

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蠻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貴無上物朝廷上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内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癉貧薄陋自古然也余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

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林日月去來園閭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來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

其遊兒則有子如余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余方壯官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舊縣治至喜堂記　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民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堂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

境昔春秋書荆以外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與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别竈廪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修有罪來守是邦朱公於修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治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疎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賔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

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頼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引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樸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

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
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
考焉耳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上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
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蜀者陸輦秦鳳水道岷

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幹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漩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踪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出京師而侈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羡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於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

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易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地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愷是已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之名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

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兹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

軒使與亭相稱公擅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竝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夫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没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

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襄陽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尚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

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益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之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

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以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

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斗俯仰之節夫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几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休

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襃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毅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歴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猨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

怪石供記

蘇軾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亦難乎

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虎豹首有口鼻水注之燦然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

皆得以淨水漼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元豐五年五月

黃州東坡雪堂書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

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清日出漁歌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

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戸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

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焉睹其為快也哉

黄州師中庵記　　蘇轍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予知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

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讁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没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

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絶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没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九曲亭記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紛披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

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策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畱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

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葢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

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黔南道中記　　黄庭堅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旁崖尋三遊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纔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

院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遊洞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仄一徑穿山腹黮闇出洞乃明洞中約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坐常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碚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蟇也余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甘泉味亦不極甘

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逺故耶壬子之夕宿黄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黄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閒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貞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冽陸羽茶經紀黄牛峽茶可飲因命舟人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灘下亂石如囷麇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

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為几案然坐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椭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一餅價甚平也攜至黄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揷得味既以享黄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

歸老橋記　　曾鞏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余敘而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陽山者白馬湖也陽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為橋於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罾於深而

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豊草之幽香登山而淩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乗月謝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禄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

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紱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隨州尹公亭記　　曾鞏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内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

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茇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

為是州始因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寛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余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

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余為之書時熈寧元年正月日也

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由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

白起將兵攻楚去鄢百里立隄壅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謂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皆為沃壤今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飲者無所取縣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堙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堤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

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止其侵爭而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自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所謂灌田三千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者足食甘飲其餘粟又散於四方蓋水出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興於既廢使其源流與地之高下亦有易於古則曼叔亦莫能復也夫水莫

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及王莽時而絶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今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通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與故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唐公聽之二人者也方二人者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是也及其後言渠隄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之志愈明也熈寜六年余為襄州

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委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為賢侯之約束相與守之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為之署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陽始以書告之是知大旱而長渠之田無害也是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知夫作之者所以始也故記

澹山巖記　　柳拱辰

零陵多勝絶之境澹山巖為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蔽隱障遏之弊連甍接楹重基疊架痠贅延蔓殆將充滿道隧陰墨非秉炬不能入太守丁公喬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懌悉撤羣僧之舍俾居巖外惟晝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自公率拱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遊覽層構一空衆狀在目開築塞為

通豁破昏暗為光明實人情之甚快若石田藥臼之處皆情景所及容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熈寧七年甲寅九月十五日記

玩鷗亭記　汪藻

予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僇人人罕與之遊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遊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甦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

為亭而愚溪之中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説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予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見樂合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則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予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欲

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顏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達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已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頹然不知天地之大

而環堵之隘也庶㡬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俯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恙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予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日記

重修永州府儒學記　　胡寅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博九流攝貫百代或有問

焉其應如嚮强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奇雄元麗不専一長工文者能之莅官賦政以吏為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克府庫裕錢穀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伏將鉞發縱授畧戰勝攻取有知勇者能之是皆秦漢以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之仲尼之教於門弟子者嘗以此品目之矣而莫之詒也仲尼豈不通世格故使門弟子為椎樸無用之器以見笑於便儇狡厲之俗哉葢治其難則根碩而裘

舉源澄而流清安於易則耳目口鼻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為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未趨人所共驚無預於我者一不畱於大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躬內省若不遑暇惟思所當知而未知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饑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誠然寐今若遽然覺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無所求而

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效一能才周一事區區於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身老童豁而不悔哉至於此必釋然而歎曰鄒魯垂訓固不使學為干禄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戚戚而欣欣也盖飯蔬飲水被褐緼袍曳履而歌商頌鼓瑟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予嚮者假守零陵嘗與上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余之益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誚廢毀為異則建置

為常春秋之法文章制度克合典刑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泮之宮不復薦諛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為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非殄彝倫也性命有正非趨空寂也幽明生死有說非愛形輪轉也鬼神有狀非言語主宰之可名可接也不溺乎此而得之可謂善學矣不於此而求之適越而北轅與且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樂饑與

伏羲廟記　　　　胡寅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庖羲為首蓋三千餘歲於茲矣竟陵廟祀未詳肇始考盛德之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而不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於他說善乎人之論曰判古者之昏當折衷於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為五帝

也而顓辛無聞馬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義農比哉豈遷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首稱庖羲與故凡人論道義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所載及他説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論羲為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於宛邱河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蓍為筮

時當洪荒人民雜於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烏明視默紀通衆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狗雞充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矣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竝作學士大夫昧於

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里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祗奉徼兾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不可忘也則或湮没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旅緇旅黄羣跪拜跪謁諸偶像適會災變自消因即以為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

敉令詔長吏修繕境内祠廟俟曰莫先於庖羲氏矣鳩工蒇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諂意庶幾於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澹山巖記

胡寅

瑰奇偉絶之觀人所同畏也役於甚好而忘其可畏人所同惑也今夫山之秀拔孰若西方之所謂太華者乎俯仰而滿足其意孰若鄙之人飲食起居之與山接者

乎熈寧中一峰剎墜大社皆没近山之患乃有如此者錢塘海潮其波濤壯觀不論四方至者自其土俗朝與夕摩肩疊蹟相望而不厭也壬子歲中秋潮來且近忽分一枝卷岸勢如雷掣濺若雹霰其所鞭激處漂落五十餘人余嘗親見之是在平地非有帆楫傾欹水至弱也若狎而玩之則紀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然清馨戀飲或亡於池肥甘芻豢或死於林燕姬趙女妍舞宜笑能傾人家邦而八駿騰驤九臯

飛喉亦足以名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所在氣力侔天㰱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願為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㡿顛履危毋轂赤族是皆縱耳目口鼻一時之過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永城南二十餘里有曰澹山巖者自山谷詩既行巖名聞於天下凡巖之病以暗而濕澹巖獨竅北而透南方臺夷燥嘘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稱絶境也然仰眂脉絡往往鱗皴而巖剎大小石盡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

首甓矣況巨石哉因歎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者今乃倘徉數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然也乃相南趺得地不盈丈為亭命之曰巖扃却顧中虛靜覽勝致而重山大壑環乎外者又或在目且令穿山而壑翦竹開徑以趨於亭自今騷人遊子去來徙倚得所好而遠所畏然後斯巖之美全矣人世芬味蓋不必遊藩而啜醨大抵類此古人所以登門入奥惟恐資之不深居之不安者必無嶔巇危阨理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君子或又往往去之不啻如逆旅亦獨何哉

向公祠記　　胡寅

郡守以撫養百姓為職賢否於是乎觀不聞以能奉承大吏為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稱善以其時攷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内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誑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焉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爒灼於築城暴政之後

遺黎懔懔尤甚會相臣督師平寇植牙於潭知寇之本由民失其所也直祕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子忞往往欽哉善撫吾民惟既乃心毋怵於權倖頓首受命至府屬帥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贓蠹害事下衡治無追證捕逮之煩三日而獄具厥徒震懔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明曲直而申達究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舉興民所便博捐其甚去華務實謹率憲章磨牙抵掌之徒肉視斯人禁莫得動方是時米斛為錢

萬有五千而衡境歎然反無饑餒之憂官僚肅於廷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去鄰於衡之人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牧我乎其頌嘆顒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且傳致効之曰向某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以刑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召變嗚呼嬰而盲者無恠乎指青為黄孩而齆者無恠乎謂香為臭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賊否好惡不至若是其悖矣侯既坐

斥士民扶老攜孺至犯雨雪泣涕屬道而送其能遠者衆資之使謁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即城北青草佛祠為堂繪侯像歲時合笳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道干謂侯無以致此則民奚不從彼貪且誣者尸而祝之邪濟惟貫河人乃知其清松柏不過大冬與蕭艾未知其孰賢也然則謗侯雖深所以榮侯者不既厚者哉哲后方覈名實考毀譽賞即墨以圖泊康而御史採輿人之頌為侯

明著劾奏之不然者宸旨寵煥擢畀使華士大夫益知奉公守正之可為讒邪不得而終困之不獨衡之人以為喜也侯雖屢斥志意益勵力操反古今聞彌著則進為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州之去思必又有日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爾後德音不已衡之人以是歌於斯堂也不亦可乎

湖廣通志卷一百五